

元史新編

元史卷四十七

文苑一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甚急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衡未嘗教以爲文二十四自讀韓愈文而好之因是益沈酣於古稍出所作就正於衡衡亦賞之且戒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

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平反註誤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振民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江西行省參政至大元年仁宗居潛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燧拜辭曰昔臣

先伯父樞尙力辭是官臣何敢受明年授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再召不赴卒於家年七  
十六諡曰文燧學出許衡而辭章英挺則有天授宋末文  
士皆宗歐蘇其敝也宄沓平易至燧始宗韓柳以紹秦漢  
不屑歐蘇以下雄視元初遂開一代風氣故元代古文遠  
出南宋之上元初名臣世勳顯閥皆燧所書氣昌奇而聲  
奧闕歸然躋有元於兩漢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  
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  
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筐盛陳致燧燧卽時分散諸屬  
官及史胥侍從止畱金銀付翰林苑爲公用器皿燧一無  
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  
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類此然其文專長碑

版必附麗於事物酬酢於請託罕能自抒胸臆至於匡扶世教如賈誼陸贄韓愈杜牧之立言則亦未之有燧亦自言文章有題目者吾能爲之無題目者惟元明善能爲之吾不能也其在朝惟推轂士類未嘗一言建白利敝人或問之雖自言得人則法行然亦文士不究心政事之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國統離合圖若干卷行於世子三壩圻城

論曰前明葉子奇草木子曰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世詩書文學皆不如前代其可傳獨北樂府而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論南曲北曲之分遂謂元未滅宋以前以雜劇取士語絕無稽況元之詩不如唐宋而古文則姚燧揭傒斯歐陽玄張養浩黃潛柳貫蘇天爵皆

祖述韓歐遠在南宋之上明黃宗羲論元文獨以虞集姚燧二人竝稱尙非篤論也使燧更畱意於經世進之於義理其成就豈可量哉

趙孟頫

趙與燕

鮮于樞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訾仕宋皆至大官孟頫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眞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力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以孟頫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

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尙書省命孟頫草詔班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眾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大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取爲適中況鈔乃宋人所勅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命恐不可行也或輕孟頫南人年少責以沮格詔書孟頫持之愈堅議者無以難帝初欲大用孟頫忌者沮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

給強取擾民增鈔給之而至元鈔法滯澀復不能行詔遣  
尙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許  
徑笞諸路官孟頫受命往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葛太以  
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卽命虎臣  
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宐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  
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  
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心不服帝  
悟乃改遣他使桑葛柄政每日旦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  
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受笞孟頫  
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  
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葛乃慰孟頫使  
出自是所笞惟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



跌墮於河帝聞之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二十七年遷集  
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  
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  
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葛但泛引經  
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  
政時桑葛遣使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尙  
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  
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勸阿剌渾撒里奏請赦天下  
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草詔已具桑葛怒謂必  
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  
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  
咎尙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葛悟民始獲蘇孟頫又

勸奉御徹里劾桑葛誅之自後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  
頰與聞中書政事孟頰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  
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太祖行事  
汝知之乎孟頰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  
之孟頰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  
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頰獨署府事官事  
清簡慎獄矜疑爲僉廉訪事韋哈刺哈孫所忌將以事中  
之會修世祖實錄召孟頰還京師乃解奉旨書金字藏經  
旣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預撰祀南郊祝文  
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卽  
位屢遷翰林學士承旨常字之而不名帝嘗以語近臣比

之唐李白王維宋蘇軾有不悅者聞之帝初若不聞者延祐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逸旁通佛老之旨篆隸行草書無不工絕外國使者多求其書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政事云妻管夫人子雍弈及弟孟籲竝以書畫肖其父兄雍二子鳳麟亦能畫蘭竹人馬與雍逼真

趙與熙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旣渡江與熙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

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熏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見上京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巨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熏又疏言虎應苛政乃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葛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熏貧竄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游預修通鑑綱目凡例與熏得家學之傳及入北方復從許衡講論衡重之與熏旣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卒貧無以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

貫給舟車還葬台州封天水郡侯諡文簡

鮮于樞字伯璣號困學山民漁陽人官至太常典簿學書於張天錫早歲愧未及古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泥淖中遂悟書法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與趙孟頫齊名終元世學者不出此兩家或言孟頫妒其書重價購而燬之故傳世不多其語本無稽然亦可見其與趙頡頏矣作畫亦秀韻子去矜孫端皆能世其家學又其甥伯顏不花字蒼崖畏吾人草書似舅氏

黃潛

柳貫 吳萊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凡鹽場亭戶及編戶之隸潛

司與財賦府者恃其不統於有司橫恣病民潛皆痛繩以  
法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前子所爲獄將  
成潛微服陰察之卒白其姦僞惡少年名在盜籍方謀劫  
奪未行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  
決潛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  
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  
事者私焉潛擲節浮蠹而以餘錢還民驩呼而去奸民以  
僞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  
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郡府下潛鞫治潛一問  
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皆杖遣之有盜繫錢塘縣獄游  
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爲鄉導逮捕二十餘

家潛訪得其情以正盜宐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潛亟請致仕絕江徑歸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凡七年卒年八十一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饗產佐之及升朝足不登權勢之門所著有日損齋橐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宋濂狀其行事

見宋文憲集

柳貫字道傳婺州浦江人少嘗受學於蘭溪金履祥又從  
宋諸遺老方鳳謝翱吳思齊仇遠戴表元吳澄游肆力於  
先秦兩漢程顓夫授以墨一丸曰文章正印屬子矣始用  
察舉爲江山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監察御史馬祖  
常薦其堪任風憲不報滿秩而歸杜門十餘年餽粥不給  
處之裕如與黃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號儒林  
四傑其處州廟碑記一篇論者謂直追韓愈旁工篆隸杜  
本謂不減李陽冰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  
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門人宋濂狀其行見宋文憲集  
吳萊字立夫世居婺州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幼羸弱雙  
瞳碧色爛爛如岩下電七歲能賦詩嘗往族父幼敏家曰  
易漢書一帙以去幼敏指谷永杜業傳叩之萊琅然背誦



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襄山中益窮諸書奧  
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  
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  
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平生喜論文嘗云作文如  
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  
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  
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柳貫素慎許與每稱萊  
爲絕世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  
人作吾操觚一世安敢及之御史行部舉茂才署饒州長  
蘓書院山長未上而卒年僅四十有四門人宋濂胡翰等  
私諡曰淵穎先生

貫雲石

貫雲石

傳連海  
淮號

功臣阿里海牙孫也父名貫只哥因以貫

爲氏自號酸齋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吞之已而有  
娠及生神采秀異年十二三英爽有膂力使健兒驅三惡  
馬疾馳已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  
觀者辟易稍長折節讀書吐辭不蹈襲故常初襲父官爲  
兩淮萬戶鎮永州御軍嚴肅稍暇輒雅歌投壺意所暢適  
不爲形迹拘一日呼弟忽都海牙語曰吾平生宦情最薄  
願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訖卽解  
所緇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  
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  
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邪選爲說書秀才

宿衛禁中仁宗踐阼上疏條六事曰釋邊戍以修文德教  
太子以正國本設諫官以輔聖德表姓氏以旌勳胄定服  
色以變風俗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  
侍讀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要  
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遂稱疾還江南賣藥錢  
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  
織蘆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爲  
賦詩遂援筆立就竟持被去遠近喧傳蘆花被詩晚年文  
曰遠詩益沖澹草隸書稍取古人所長變化自成一家其  
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凝滯於物脩然欲遺世而獨立卒封  
京兆郡公諡文靖有詩文若干卷孝經直解一卷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性烈氏祖耶先不花湖廣行省左丞相贈太師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湖南道宣慰副使溫德亨奉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廩祿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振之所活甚眾廣西寇起眾皆洵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尋除吏部尙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以疾辭天厯初復起爲吏部尙書尋參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參政知經筵事進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南歸武昌後至元元年卒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

得失見其會心者則捫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爲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當如是邪日與韋布之士游所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之成敗及人福禍夭壽貴賤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士於廷阿榮與虞集會於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邪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荅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戴表元

戴表元字師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執政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茶而辭馱馱做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受業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淡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楠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有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關復

關復字子靖高唐人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嘒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珍李謙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待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願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升翰林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按察司事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二十三年遷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輒稱善二十八年尙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

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  
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出爲浙西道廉訪使先是姦  
臣桑葛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葛輔政碑桑葛旣敗詔  
有司陪其碑復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卽位以舊臣  
詔入朝除集賢學士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  
奠雅樂其後詔賜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  
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  
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  
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  
德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一年春武宗踐阼復首陳三  
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遙授平章政  
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



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卽位遣使召復復以疾辭卒諡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受庭訓貧攻苦大德閒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暨程鉅夫盧摯先後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與摯列薦於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謂史筆他人直謄吏牘爾傒斯久在翰林熟於朝廷掌故天厯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以教勸戚大臣子孫兼預修經世大典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恆字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閒出其所上太平政要策以

示臺臣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晏駕而止順帝元統  
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屢遷翰林待制集賢學士先是儒  
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校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  
監下博士吏履淹稽動踰累月俟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  
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太  
師柏顏當國屢促其還朝俟斯引疾固辭既而柏顏敗擢  
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卽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  
經筵再遷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  
多宰執大臣凡微辭奧義皆屬俟斯訂定而後進務寓獻  
替以裨治道至正三年年七十乞致仕尋復召還求去不  
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俟斯曰使俟斯有  
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何憾不

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爲先  
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用之於歷仕諸艱之後則無失材  
無廢事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  
鈔法之敝持之甚堅丞相雖稱其不阿而言竟莫用預修  
遼金宋三史爲總裁官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  
金宋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服無重裘因得寒  
疾七日卒帝聞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喪歸江南  
六年贈豫章郡公諡文安侯斯少處窮約能使親忘其貧  
既祿入稍踰於前慨親之不逮也故一生清苦至老不渝  
其爲授經郎時入直多步行同僚謀爲貴馬聞之卽自置  
一騎旋復賣去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  
恐不及聞墨吏病民者則深疾焉嘗白免富州金課鄉里

至今德之爲文章敘事嚴整簡當與姚燧竝冠一代朝廷  
大典冊及元勳碑碣咸出其手而詩則清揚婉麗與其文  
如出二人虞集自負其詩爲漢庭老吏而古文不敢傲揭  
有文安集若干卷子法取知名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  
大父新始遷居瀏陽登延祐二年進士授岳州路平江州  
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在縣多平反疑獄豪右之奴良  
民者免之貢賦徵發及時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  
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大  
清兩洞聚眾相攻殺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獠  
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

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令繇役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  
死耳玄諭以禍福理其曲直獠人遂安致和元年屢遷翰  
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  
內庭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暨改元天祿郊廟  
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  
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  
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  
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  
子祭酒後至元五年拜翰林學士懇辭去位不允免其行  
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  
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眾玄尤力爭之詔修遼金宋三  
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史官中有議論不公者玄不以

口舌爭俟其呈橐授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已而乞致仕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上休致之請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懇乞致仕將行復降旨不允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竝行之策請信賞罰聯聲勢寬脅從擢謀士精間諜凡千餘言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命肩輿至延春閣是歲十二月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宏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曆官四十餘年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鴻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詔多出其手金縉上尊之賜幾

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  
其文辭以爲榮奉詔撰河平碑又爲至正河防記萬言爲  
歷代河渠志所未有有圭齋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危素狀  
其行事見悅學齋集

###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拔魏之裔居清河  
者至明善四世矣治經皆有師法而尤淡春秋浙東使者  
薦爲安豐建寧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  
實賓友之及士選遷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  
賁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  
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宐多戮俘獲及尸一切  
死卣以張軍聲明善固爭旣又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

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迹二郡  
遂安仁宗居東宮首擢太子文學卽位改翰林待制與修  
成宗順宗實錄遷翰林直學士詔節尙書經文譯其關政  
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文天祥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  
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  
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旣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  
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振山東河南饑時彭城  
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振貸明善以便定  
出鈔萬二千錠給之還修武宗實錄又遷翰林侍講學士  
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  
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  
部尙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



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明善副之將還國王贈以金幣蒙古大臣受之明善固辭其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尋遷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錄至治二年卒泰定間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有清河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主宋儒而於漢以來先儒傳註攷之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所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集早還士選約明善復送至二十里外入邸舍同飲乃舉酒屬明

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兩賢相戾明善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請公再賜二卮誓推此心以栽培善類終身誓不敢忘乃再飲而別遂與集驩如初其後明善每作文必招集就正之集輒泚筆刪百十字而文益精當馬祖常碑其神道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薦署校官不報延祐五年擢進士乙科授潭州路同知湘陰州

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失第八室  
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修  
撰再遷翰林直學士端治湘陰時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  
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委端讞端  
剖決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  
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大制冊多出其手預修  
文宗明宗宣宗三朝寶錄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  
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  
當今文學之士惟未識謝端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又  
與趙郡蘇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至元六年  
卒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章名者曰虞集而謝端次之

以上皆史皆在  
別傳今移入

文苑二

陳孚

馮子振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統賦  
江浙行省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  
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尙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  
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  
爲曾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  
世子陳日燿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  
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燿以不庭及不出郊迎詔之  
罪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筆也其所贈  
孚悉卻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帝方欲滇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尙氣頗忌之

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移衢州台州所至多著善政  
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饑道殣相  
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爾發粟振濟而脫歡察  
爾怙勢立威不恤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孚遂詣宣撫  
使懇其不法蠹民事十九條按實坐罪亟發倉振民賴全  
活者眾孚亦以此致疾卒於家年六十四孚天材過人性  
任俠不羈其詩文任意疾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於世攸  
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自以爲不及子振於書無  
所不記其爲文酒酣耳熱命侍吏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  
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  
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范梈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與虞集友善年三十六始客京師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修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所至興學雪冤遷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污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敝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未幾移疾歸故里天厯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明年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與虞集

楊載揭傒斯齊名惇居官廉正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稱爲特立獨行之士云

楊載

楊剛中

李桓

劉詵

龍仁夫

劉岳申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年四十一不仕戶部賈國瑛數薦於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旋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有名其文跌宕有奇氣詩宗漢魏盛唐一洗宋季之陋虞集詩自負爲漢庭老吏而稱載詩如百戰健兒云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爲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其文奇奧簡澀力矯凡俗爲元明善歎賞

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世其甥李桓字晉仲同  
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  
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少有文名江南行御史臺屢  
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  
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  
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  
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所未發岳申用薦爲遼陽儒學  
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陳旅

程文

陳釋曾

鄭杓

柯九思

李孝先

陳旅字眾仲興化莆田人受學於溫陵傅古直用薦爲閩  
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



子館閣器也胡爲畱滯於此因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講  
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卽延至館中朝夕講習自謂得起予之助與祖常交口游  
譽於諸公間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  
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  
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  
正元年遷國子監丞卒年五十有六旅文典雅峻潔不徇  
世好有集十四卷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  
已數載歲且大比請於行省參政李朮魯朮親奉書幣請  
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於臨川  
畱旬日而別一日集夢旅舉杯相向旣而聞旅卒集淚悼  
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爲集所稱文字以文徽州人

仕至禮部員外郎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爲人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彪炳官至國子助教二人皆與旅相伯仲又有鄭杓者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與陳旅爲文字交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蒼頡迄蒙古凡古人籀篆無所不備宣撫使齊伯亨采而上之作衍極堂以藏其書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父謙由文學掾爲江浙提舉九思以蔭補華亭尉不就文宗知之於潛邸及卽位擢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監書博士賜牙章得通籍禁署以謙善教子錫碑名訓忠敕虞集爲文旌之寵顧日隆漸招物議九思乘閒請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孤危見忌乞補外以自効上曰朕在汝復何憂未幾文宗上賓因

流寓中吳以卒九思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  
寫榦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生意飛動有龍翔  
鳳翥之狀故四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  
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爲博物亦嘆爲不及有任齋詩集四

卷虞集陳旅爲之序

見歷代小史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博學好古隱居鴈蕩山五峯  
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泰不華師事之南行臺鑒察御史  
閩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  
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於宣文  
閣進孝經圖說賜上尊明年遷祕書監丞卒於官年五十  
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

集二十卷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負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屑家計一旦翻然易業閉門讀書受業於李存存字安仁傳陸九淵之學翥從聞道德性命之說未幾畱杭又從仇遠學詩已而薄游維揚學者及門甚眾後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屢遷侍講學士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皆樂親之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眾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朔思監詰之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俄除集賢學士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爾之

入京師也命翦草詔削奪擴廓官爵且發兵討之翦毅然不從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亦不怨也及孛羅既誅詔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二翦於詩尤工近體長短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然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善諧諛談吐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國亡後其遺橐不傳僅存律詩樂府三卷

舊史在列傳今移入

### 顧輝

顧輝字德潤鄞縣人其大父應春鄉貢進士父學海字叔川皆名士輝幼承家學甫十歲卽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旣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閉關卻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己乎惟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

闕斯民者也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刻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集通謂之守齋類彙宋濂爲之序

見文憲集

###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閒以翰林待制爲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卽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以蔭授南海縣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爲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

中嘗字之而不名十二年有旨命南士皆得居省臺伯琦  
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耶先帖木爾以  
失律喪師爲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所劾伯  
琦反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由是不爲公  
論所與十四年爲江夏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  
與僚佐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杭州改浙西廉訪使江南  
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劾伯琦失陷寧國宜正其罪十七  
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  
張士誠士誠既降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  
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畱之未行拜江浙行省左丞於  
是畱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伯  
琦儀觀溫雅遭時多艱善於自保博學工文尤以隸篆真

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彙

若干卷

自列傳  
移入

李河

李河字漑之滕州人少以文受知姚燧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河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葬親辭歸天庥初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士員河數進見奏對稱旨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河旣被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命預朝廷大議同修經世大典謁告歸復除翰林直學士稱疾不起河骨清神朗峩冠襃衣望之如圖畫中人爲文揮灑天放每去官後歷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畱連久之乃去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構亭其間文宗嘗敕虞集



記之洞尤善書自篆隸真草皆見重於世卒年五十九有

文集四十卷

自列傳  
移文

楊維禎

丁鶴年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初進士署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累使求致不能屈且撰五論反復告以順逆成敗之說識者韙之生平氣度高曠喜戴華陽巾披羽衣周游山水閒以聲樂自隨早歲居吳山鐵冶築萬卷樓輓轆傳食讀書其上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已得鐵笛於湘江吹之亦號鐵笛子文辭非秦漢弗之學久與俱化晚年築蓬臺於松江東南才俊士投贄求文者無虛日當疾亟撰歸全堂記頃刻立就擲筆而逝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鑰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

庭雲間雜吟五十卷

丁鶴年以字行其先西域人父職馬祿丁徙居武昌因以  
丁爲氏年十七通詩書禮經至正間淮兵渡江襲武昌鶴  
年奉母行備歷艱阻聞從兄吉雅謨丁爲定海令徒步往  
依焉省臺交薦凡九上皆不就旣而方國珍據浙東鶴年  
溪匿海島賣藥以自給凡憂君憂國之念皆發之詩歌著  
有海巢集

元史卷四十七終

元史卷四十八

列傳三十二

良吏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元兵下河朔以縣來附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幼穎敏爲交城令時年十九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負其民間私債定令積年雖久息惟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本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畱藩府凡遣使必以澄

偕而以其弟山阜代令交城中統元年帝卽位擢懷孟路總管俄賜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教之種植地無遺利民用不饑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灤路總管七年入爲司農少卿俄出爲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宐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嚴忠範守成都爲宋將咎萬壽所敗退保子城帝命澄代之至則葬暴骸修焚室振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撫新國宐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游顯宣撫大名嘗爲諸路總管求虎符澄

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邪乃爲顯所舉中書特爲去之其介如此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按察使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好問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舉楫賢良方正孝廉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邪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屯出耕種得穀可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爲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

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荆南府以楫爲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奚用金帛求見爲明年擢嶺北湖南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戶款服楫審得其情罪主者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眾楫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授徽州總管桑葛立尙書省會計天下錢糧參政忻都戶部尙書王巨濟倚勢剋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曰公欲百姓死邪生邪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意解州賴以免二十四年授太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年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爲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御史臺以鎮之詔從其言遂拜行臺侍御史歷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密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司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廟令老人進曰曩有王成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滅而去於燼中得其遺橐藏於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服辜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參政時陝西不雨三年滋道過西嶽禱於神到官果大雨因開倉以麥五千石給小民之



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悅未幾以疾卒追封開封郡公諡莊肅

卜天璋字君章洛陽人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河眾洶洶不可止天璋慮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從之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府長史聲聞益著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橫御史發其賊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爲所譖俱拘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柰何爲兒女子泣邪御史慚謝俄見原免大德四年爲工部主事五年以薦授都事秩滿當代樞密奏畱之特以

代者爲增員武宗時遷部郎值盜賊充斥朝議有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平民天璋曰赭衣塞路秦敝政也尙足法邪相悟而止尙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興聖太后在坐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尙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宜奉職勿怠賜酒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天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及讞定獄賴不冤皇慶初知歸德府劾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弭時羣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禽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升浙西道廉訪副使以舊田制改饒州路總管天璋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爲清縣以饑告卽抗論發廩粟振之火延饒之東門天

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以治行第一聞遷廣東廉訪使  
初蒙民瀕海築堰專商舶以射利歷任得賄置不問天璋  
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冰至是有之人謂天璋政化  
所致尋乞致仕天厯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  
訪使人意其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懼  
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  
然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曰  
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敝因自引去既歸沐以餘祿施  
其族黨家無僮石處之晏如至順二年卒贈禮部尙書河  
南郡侯諡正獻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  
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奐

年十一母歿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不中歸教授鄉里  
歲癸巳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友之禮東平嚴  
實聞其名數問行藏奐終不一詣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  
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就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  
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  
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河南兵荒之後遺民  
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  
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楚材是之奐既至  
禮名士訪得失約束簡易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  
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輒責其剝下欺上卽減元額四  
之一公私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在官十年乃請老  
於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奐參議京兆宣撫司

事累上書得請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年七十賜諡文憲奠博覽強記爲文務去陳言不治生產家無十金之業而喜周人急揚人善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大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行於世自列傳移入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尙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尙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遷制可其奏天厯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爲諸縣取所至郡縣肅然二年轉江浙

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  
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  
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劾其賊  
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誣遂復起參議中書省事七年  
朝廷慎選守令參政魏中立言於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  
無如鏞者乃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尙鬼有覺山廟自昔爲  
妖以禍福人盜賊事之尤至鏞至卽徹祠宇沈其土偶盡  
毀境內淫祠人初駭終服又求宿儒爲五經師每政暇必  
延見諸生講討經義由是人力於學科第冠於他郡鏞自  
奉澹泊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不  
厭所欲卽騰謗於朝惟使饒者鏞延之郡舍中供以糲飯  
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

諸郡長吏獨鏞無預十年拜中書參政十一年丞相脫脫  
在位而龔伯遂輩方用事朝政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  
人或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爲甘肅行省  
參政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鏞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  
中丞歿於官

袁裕字仲寬聊城人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  
囚衣糧醫藥毆人至死者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  
著爲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  
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  
執政始立誤殺畱養之令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  
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於中書止籍其家  
奴隸得復爲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

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置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眾怒而死安可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於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時徙鄂民萬餘於西夏有司雖與廩倉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吉請於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爲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爲農十九年授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妒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二十一年卒於官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絳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

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

吳澄撰神

道碑謂文原中宋進士與此不符

至元中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中擢

應奉翰林文字升修撰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初召爲國子司業請更學校之政當路重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削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五年僉江南浙西道廉訪司事平江僧有誣其府判官理熙以賊者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尋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巡邏初更者曰張福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駁之曰

福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素用左手傷  
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桐廬人戴  
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  
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訪得其妻葉與弟謀殺  
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六年  
移江東道徽寧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  
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諸民間  
歲以爲常而轉運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  
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徽民  
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  
文原錄得其情釋之而反坐回時久旱不雨獄決乃雨至  
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決

滯囚振饑民竝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再召不起文原少貧客京師有一書生疾篤取橐中金屬之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代償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至順五年制贈江浙行省參政諡

文肅吳澄碑其神道

以上三傳皆自列傳移入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爲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爲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磴民訴失利伯堅命毀磴決水注

田許以溉田餘月乃得堰水置礎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爲令縣居南北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明年復徹而新之其費不貲伯堅築館代帳其儲遂絕凡賦役有重於他縣者輒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擢恩州同知去民立石頌之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金季宣宗南遷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元兵略地晉城直以其眾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俟業主至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素無產者則出粟振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

樂土修學宮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不  
五六年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人在官二十年朝廷  
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暗都刺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大將阿朮伐宋仕  
至冀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爲氏暗都刺  
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爲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  
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暗都刺曰此旨非惟有虧  
國體行且爲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難得  
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除  
遼州達魯花赤以政聞賜上尊名幣至順元年遷襄陽路  
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  
關暗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度關吏恐違上命暗都刺曰吾

防姦耳非仇良民也既又煑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襄陽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長堤城遂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馬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諳都刺生禽之其黨賂宣慰使誣以枉勘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其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邁魯原作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諳都刺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子燮徹堅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病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陶瓦免於災癘豪民號十虎悉捕置法乃勸學舍禮師儒置田以

饒士絃誦遂盛調永新州判官奉邵府命覈民田租一割  
宿敝改江西行省照磨轉撫州路宜黃縣尹總管府推官  
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奸民陶甲屢誣陷其縣長吏官  
吏畏之不敢詰陶遂暴橫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  
百里外金溪僧雲住發人家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  
其獄景行急案之卒治如法豪猾屏迹所歷州縣皆有惠  
政以翰林待制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同知  
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豪民吳友文以造偽鈔  
致富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鷙分遣惡少  
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  
人甚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

興祖至官卽張榜募民首告偽鈔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竝賊者乃鞫之款服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悉寘之法政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別怯不花薦諸朝至正八年特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獐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爾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卽夜詣說畱之哈刺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爲盾日中皆備哈刺得鈔盾大喜遂畱禦賊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猺屢竊發興祖手榜諭之



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  
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振貧乏輕  
徭薄斂郡中大治考課第一以年老致仕終於家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第由戶  
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  
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訴觀音奴立爲剖決旬  
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郟乙剖之任以怒  
毆郟經宿而死郟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於官官吏納任  
賄謂郟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  
械出孫於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郟  
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告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郟事畏  
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郟實

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  
釋孫氏寧陵民王乙有田三頃歲饑攜其妻就倉淮南而  
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豪民楊某所據王妻訴之官楊  
行賄僞作售券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  
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  
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  
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因  
坐楊罪歸其田竝徹神祠亳州有蝗食禾觀音奴以事至  
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  
爲災後遷都水監官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吏事以文  
法推擇爲吏秦定閒廣西洞獠反自強往見獠酋說以禍

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罷兵納款事聞於朝特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再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卽能知其曲直然不遽加刑必反覆開譬之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必怙惡不悛然後繩以法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豪猾不能欺於是賦役均平部使者數以廉能譽於朝以江州路總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升沔陽府尹奏取於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竝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多至破產景亮

始覈驗以均之視田多寡爲役輕重由是民不勞而事易  
集郡學久廢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饗祭服樂器有  
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始振景亮自奉甚薄與妻脫粟對  
飯部使者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  
卒於官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淮東廉訪司辟爲書吏遷淮西  
會例革南士就爲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  
授廬州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廉能稱再調  
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  
船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船商則  
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培克之敝中書省報如良言  
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

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倉不便議  
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謂成籍不可改良曰奈何重  
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  
計也曷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於是議歲減紹興倉  
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亟遣  
畱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  
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  
短送吏胥得竝緣爲奸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  
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  
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  
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五萬  
三千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遷檢校江浙有詣中書訟松江

富民匿湖田沙蕩宜設官追取其糧行省遣良驗視良反覆辨其誑且謂輕聽擾民非國家培養根本之策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安福小吏誣富民包隱田租株連數百家屢按無實良言是州之糧比原額已增豈復有所欺隱行省用良言悉調之在任歲餘以淮東道副使致仕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振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百餘引調包銀權鐵之無徵者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至此琦因立馬喻以禍福眾皆投刃槊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旋縛至

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居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諭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眾皆感憤曰赤子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踊躍爭奮大敗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千二百餘人賊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爲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

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取其糧籍而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民始得以休息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湮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爲固悉復抃遺迹田遂常稔安慶路嘗得造僞鈔者遣卒械囚至崇安捕其黨囚與卒結謀將肆虐良民家伯顏執而歸諸安慶省臺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爲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賊劫汲縣民張聚鈔并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邨民阿蓮者戰怖



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  
正其罪秋七月螟生民患之秉直禱於八蜡祠螟皆自死  
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祈祝有青  
蛇宛延而出還行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養  
許義夫礪山人爲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以勤  
惰爲賞罰三年境內豐足後尹封丘值至正四年大饑盜  
賊羣起抄掠州縣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賊力言  
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竄幸哀之無入吾境也賊感其誠  
竟他往封丘民得免於難